

回鹘文文献《玄奘传》背后的故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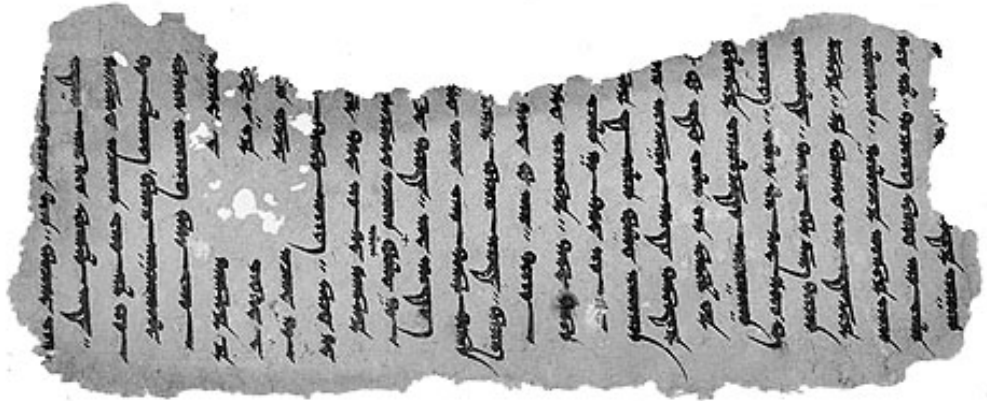
全桂花

9 世纪中叶回鹘人在吐鲁番盆地定居，在突厥汗国的废墟上，建立了回鹘王朝。

回鹘人早期使用的是突厥文，后采用粟特文的字母，进行修改后用来拼写回鹘语，称之为回鹘文。回鹘文是古代维吾尔族使用的一种文字，有 22 个字母。回鹘文有从右到左的横写的书写法，也有从上到下直写的书写法。回鹘文成为当时新疆和中亚地区通行文字之一，15 世纪后被废弃不用。回鹘文对其他民族产生过深远影响，13 世纪蒙古人利用回鹘文字母创制了蒙古文，16 世纪后满族又接受这种字母创制了满文。

历史上的回鹘文文献较多，高昌回鹘王国时期用回鹘文翻译了大量佛教典籍。敦煌藏经洞和新疆吐鲁番等地都发现了大量回鹘文文献，其中除宗教文献外还有社会经济文书和文学作品。最为著名的有《金光明最胜王经》（现藏俄国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）、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》（现藏我馆）等。

回鹘文文献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》简称为《玄奘传》是世界上的孤本，这是玄奘弟子慧立记述其师生平及西行求经经过的文献，是回鹘佛教僧人详古舍利于 10 世纪上半叶翻译成回鹘文的。该书对维吾尔族古代语文学的研究有重要的价值。



回鹘文文献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》

这样具有很高价值的一部书，也像我们的许多国宝一样有着它一段悲欢离合的历史。《玄奘传》是 1930 年前后在新疆出土的（一说是 1906 年出土），一部分由清华大学教授袁复礼先生买来赠送给我馆，共 240 页；一部分归 Joseph Hackin；相当大的一部分藏于法国集美博物馆。于是这一部世界孤本就四分五裂了。我馆藏的 240 页于 1932 年借给德国学者葛玛丽（Annemarie von Gabain）。抗战前和抗战初期曾多次写信去催还，都没有下文。一直到抗战胜利后，才完璧归赵，而且连 Hackin 收藏的那几页也带了来。对我们来说，这真是一件意外的喜事。

1951 年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几位同志与王重民、季羨林先生接洽影印事宜，他们商请冯家昇先生来整理编排。冯先生征得郑振铎先生同意，每天抽出大部分时间来从事这个工作，经过几个月的努力，终于把这项工作完成。现国家图书馆除了收藏着手抄本 240 页《玄奘传》，还有 4 册影印本。